



八月十五看月花

□杨泽义(四川)

薄暮时分，闲坐桥头，细风摇叶，树影婆娑，风儿滑过肌肤带来丝丝惬意和舒爽。中秋高悬夜空的明月，不时被缕缕青云所绕。夜，阒静而清幽，草丛间偶尔传来蟋蟀的“清唱”，青蛙也不甘寂寞地“呱呱”伴奏着。虫鸣醒耳，有明月清风相伴，一颗心被自然洗涤润泽着，顿感澄澈而清朗。

这大半年里，一直被病痛所扰，发作时如虫噬蛇咬的“天下第一痛”，常把我从睡梦中拽醒。“酷刑”磨人，那夜疼痛难耐中忽见月色盈窗，凝望间心儿被窗外那轮皎月融化了，它清冷的柔光洒下来，静夜就在朦胧间起了诗意。

那曾朗照古人也辉耀今人的月华，从漫漫暗夜穿透吾心，似一束光波带着亘古能量注入心流。枝摇叶晃间，缕缕清风隔窗而入，轻拂发丝消我忧烦。植物的馨香在空气里弥漫，心间累积数月的郁结，被清风明月清空了。面对浩瀚天穹苍茫宇宙，心胸豁然开朗。那夜望月诉心，与风儿漫语，心也融入自然万物中。岁月仓促，浮生若梦，相信时间这“神医”，定会慢慢疗愈一切。

一次与爱人漫游拙政园，我们误闯误游竟进了那座我心仪已久的“与谁同坐轩”。虽无胡床可倚，但凭栏远眺，前有一池碧水，后有秀山所靠。那屋面、窗洞、石桌、轩门，连轩顶与墙上匾额，皆为扇状，古朴素雅。无论隔窗而看，还是倚门所望，目之所及，如徐徐展开的一卷古画，处处皆景，禅味十足，静坐亭中顿感圆融空灵。灼灼烈日映得池水波光潋滟，思绪也随之翩飞。

若在月上梢头之夜，闲坐亭中，点一支红烛，品一杯香茗，团扇轻摇，萤火忽闪，那四野里的婆婆树影，定也如苏轼笔下的“峰千朵”般诗意朦胧吧！皓月当空，清风徐来，云儿如丝拂于苍穹，要与谁坐，明月清风足矣！正如苏轼所云：惟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……取之无禁，用之不竭，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。可被俗务所缠，功利羁绊之人，谁又有和光同尘，感悟自然佳境的超凡慧心？我们更多的时候，已钝感到对美视而不觉。

这个多年未遇、历时最久的苦夏高温天，日日热浪翻涌，酷热难熬。入夜，闲坐荷花池畔，月色如水朦胧轻柔，风儿拂柳摇荷，被阳光暴晒一天的竹叶，在清风里“飒飒”地哼着小曲。明月如诗，清风如歌，阵阵荷香飘逸，路灯映照下，紫薇在枝头燃烧，这无惧酷暑的刚烈之花，开得紫气盈盈又粉若丹霞。

远处缠绕于枝丫间忽明忽暗的小彩灯，惹得一群孩童在树丛中你追我赶，一瞬间就将我送回童年。月光下，我们在大河边戏耍，夜空繁星点点，黑夜的“小精灵”萤火虫在稻田飞舞，惊得蛙声如鼓。调皮的冬子东奔西跑捕捉萤火虫，脚下一“呲溜”，就滑进了稻田里。“风月平分破”，那独属于我们的清风明月夜，也因我们的嬉笑欢叫而其乐无穷。

“明月一壶酒，清风万卷书”，最喜在明月里闲坐凉亭，蚬叫蝉鸣，月色醉人，蒹葭摇曳，凉风习习。随手打开电子书，与明月清风相伴，喧嚣远离，烦愁顿消，一颗心归于沉寂，美好便在心中升腾。

从我两三岁开始记事起，每年中秋节的傍晚，母亲就从屋后的石榴树上摘下几个最大、最红的石榴，垒在一个白瓷盘里，放到院坝边的板凳上，再把家中晒粮食的大簸箕滚到院坝中间，高声吼道：“娃儿些，今晚是中秋节，快来看月花！”

我们几兄妹蹦蹦跳跳地跑过去，在簸箕里围着母亲，或坐或躺，手里剥着石榴，眼睛盯着天空那溜圆的月亮，听母亲讲关于月亮的故事。

我们家的大簸箕直径近三米，是附近几个村庄最大的。每次晒粮食，都由父亲或母亲从高大的堂屋门上斜着滚出来，放在院坝边，倒进青绿的胡豆或豌豆、褐色的麦粒、金黄的稻谷、细如流沙的油菜籽。夏天的晚上，母亲总喜欢把大簸箕滚到院坝中间，让我们几兄妹在里面歇凉。母亲说，这大簸箕是外爷专门给她编的。外爷是附近几个乡镇出了名的篾匠，耕田耙地是个外行，就靠编篾为生。他见我们家院坝太小，晒粮食铺不开，就专门编了这个一生编过的最大的簸箕。我在十来岁时曾试着滚过一次大簸箕，它在移动中翻了，像一轮巨大的磨盘将我压在了下面。

母亲待我们安静后，就望着慢慢移动的月亮，轻声细语地说：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，是中秋节，今晚的月亮是一年中最大、最圆、最亮的时候。月亮和太阳是两兄妹，月亮是哥哥，太阳是妹妹。很久以前，月亮白天出来，太阳晚上出来。有一天，太阳妹妹对月亮哥哥说，我每天晚上出来，到处黑黢黢的，我害怕。月亮哥哥说，那我们换吧。从此，太阳妹妹就在白天出来，月亮哥哥就晚上出来了。每年农历八月十五，月亮哥哥就开出一朵最漂亮的月花，送给太阳妹妹。月亮这种爱护妹妹的行为，受到了所有人的夸赞，都在农历八月十五的晚上敬奉它，我们那盘子里的石榴就是敬给月亮的。

母亲继续说道，你们晓得吗？那月亮上面，长满了梭罗树，那是一种神树，可以按照人的意愿，想它多长就长多长，想它多短就缩成多短。天上神仙住的房子，都是用梭罗树修的；地上的人也想用它来修房子，但爬不上去。有一天，一只特别会爬树的猴子，在深山老林中发现了一棵长到天上的马桑树，就带着一把斧头，顺着马桑树爬到了月亮上。猴子看到满月亮的梭罗树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心想这么多多的树砍回去，要修好多大房子呀。它担心别的猴子也爬上月亮来砍梭罗树，就朝马桑树念了咒语，施了法术，那马桑树立即变矮。从此以后，所有的马桑树就再也长不高了。那个自私自利的猴子白天拿起斧头砍树，到晚上都没砍断，砍累了，他便躺在树旁睡觉。但是，等他第二天醒来时，那树上被砍开的口子又长回了原样。连续几天如此，猴子又累又气。一天傍晚，那猴子想，如果睡觉时把头放进砍开的口子里顶着，那口子肯定就长不拢了。哪晓得，那树依旧在长，猴子

醒来时，才发现自己的头被卡在了树里，怎么也取不出来。你们看吧，月亮上那个弯弯的影子，就是猴子撅着屁股，卡在梭罗树里的。

我们被母亲讲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住了，静静地躺在她身边，望着天上烧饼似的圆月慢慢移动，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。

之后，每一年的中秋夜，我们都会到院坝中的簸箕里，吃石榴，听故事，等着看月亮开花。如果遇到下雨或阴天，心里就十分失落。

过了好多个中秋，我们一直没有见过月亮开花，就问母亲，“月亮怎么还不开花？”母亲说，“可能开过，只是你们都睡着了。”有年中秋，月亮刚刚升起，我就睁着眼睛一直看，铁了心要看看月花到底是什么样。可是，直到天都快亮了，月亮也没什么变化。第二天，我问母亲，“你到底见没见过月亮开花，是什么样的？”母亲说，“我也没有见过，听你外婆说，她的外婆见过。是各种颜色一圈一圈的，一共七八圈，围在月亮外边，好看得很。”我又问，“你讲的这些故事，也是听外婆讲的？”母亲说，“是呀，我从小就听她讲。”

关于月亮、月花和梭罗树的故事，一直陪着我们长大，我们也相继从那个簸箕里走向了山外。我有时梦见天上的月亮变得跟院坝里的簸箕一样大，有时梦见院坝里的簸箕变得跟天上的月亮一样明亮。以前，每年中秋节前，我们都给母亲写信，诉说对老家院坝里的大簸箕、石榴和那些关于月亮故事的思念。有时，我们也带着月饼，回到老家，陪母亲看月花。

后来，母亲老了，我们便把她接到城里，每逢中秋，买回石榴、月饼和其他水果，摆在阳台上，抬头望着月亮，摆谈老家院坝里的往事。我曾对母亲说，“这阳台上就差一个大簸箕了。”母亲笑呵呵地说，“就算把那大簸箕弄来，你这阳台也放不下。”有一次，我说，“砍梭罗树的猴子有点笨，他在天上把马桑树变矮了，即使砍断了树自己也回不到地上。”母亲笑着说，“你才笨，那梭罗树是想变多长就能变多长的，他如果砍断了，把梭罗树杆到地上，不就下来了？”母亲在城里看了二十三次月花后，她说自己实在太老了，这辈子知足了，唯一的愿望就是回到老家去。我们只能满足她的愿望。

几十年来，我一直没有在中秋之夜见过月花。老屋院坝里的青石板已换成了水泥地板，那土墙瓦房变成了砖房，外爷、外婆和父亲早已作古，那个大簸箕和屋后的石榴树也已不知去向。幸运的是，我从母亲那里，听到了在所有书本中都没有读到过的关于月亮、月花、梭罗树的美好故事，也从故事里悟到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。更幸运的是，九十四岁的母亲依然健在，只是眼睛有些模糊了。我们几兄妹已商量好，今年的中秋节，一起回老家，陪母亲看月花，听她讲有关月亮的故事。

与明月清风相伴

□李仙云(江苏)